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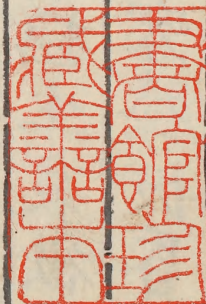






古文精粹卷之八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為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鑒戒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音壁君也作福書洪範惟辟作

為君實難語為君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

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

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平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

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

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出警而入蹕孫伏如傳天子之居

也蹕禁者戒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

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為律身為度勿謂無知居高聽

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洛音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

可縱縱欲成灾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

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勿貴難得貨

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勿聽亡國音

記樂記桑間濮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聞之夏后據

音饋

音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淮南子記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什起○魏志辛

昆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昆諫之帝不

荅起入內昆隨而引其裾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

魏蕩蕩恢漢高太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

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

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

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

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

未形雖黈勅口反黃纁音纁塞僧入耳而聽於無聲選東

明答客難冕面前旒所以蔽纁纁塞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

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

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

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

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

民懷其始末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

開羅起祝其史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

者吾網入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一日二日念茲在茲

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朱元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三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五箴

韓退之

人患不知過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

年髮之短者日益白牙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致致余今之時飽食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辯

其時佐徐沮幕上張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其後有諫擊楸書舊史云發言真實無所

畏忌是人反以汝為叛公旋見默於穆州書以鯁言無所忌雖建封之知已亦不

能容是反比為監察御史時論人反以汝

以為叛也大旱人飢評論激切

為傾此時與李方叔等上蹠言關西天下根本民急如

臣李實所讒貶連州汝不懲耶而與叟以害其生耶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

言也無頗言也又無死而不死身雖死而言行之美

汝悔而何汝又何宜悔而休乃休而不悔而汝惡曷

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

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

無其善而私有所好

不觀其道

或不觀察夫入之道

無悖而惡

無悖而私有所惡

不詳其故

或不詳察夫入

前之所好

今見

其尤

今反見其罪過

從也為

比

順從之則為私捨也

為讎前之所惡

今見其滅

之

今又見其善行

從也為

愧

始從之則未免有愧甚焉之非實

捨也為

狂

弃而捨之又失之惟讎

惟比

維者思也

為

比

之

不

惟狂

惟愧

思其愧之亦為非

於身不祥

其於身也為不知

於德

不義不

義不祥維惡之大幾

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

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汝不足者急於人知

心內不足者常急於求人之知

需然有餘

使其涵養

於中者所積沛然而有餘美

厥聞四馳

今日告汝知名之法

勿病

無聞病其曄曄

徒病其沽名要譽而自耀也

昔者子路惟恐有

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

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

欺欺以賈憎

設人所以要其名所以賈其憎

揜以媒怨

揜以自取則引他人之怨

汝曾不寤以及於難

以及於患難而不逃

小人在辱

凡小人在或

於耻辱之中

亦克知悔

亦能知少有悔悟其非

及其既寧

及其患難已脫而既

安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或不顧禍亦宜然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山不在高有僂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

此兩句起謂人

胡為不仁我則

有己物我既立私為

町音汀田區也

畦音携田隴也

勝心橫發

擾擾不齊

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

驕作我蝨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

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

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厥餘

此第五節未克之私

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

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為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

此第七節論人體照起句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第八節因

以自勵

西銘

張子厚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
牖東曰發愚西曰訂頑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

天地之帥吾其性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氣之帥

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民吾同胞人物並

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者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

最靈而有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

也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

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者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

也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

最靈而有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

也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

最貴者馬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乾父坤母而人生其

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繼承天地統其

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

宰相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天

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乃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

癘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于時保

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猶樂且不憂純乎孝者

也樂天而不憂者尤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陷人欲

人者故謂害仁曰賊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濟

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若夫盡人之情而有以

似而不違矣。知化則善述其事。孝子善述人之事者

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聖人知變化之道則

所行若無非天地之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

矣。此所以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人之志惟

聖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

所謂善繼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

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享地者至矣。禹

為伯繇之子。初繇為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性者萬

崇伯故指為崇伯子。穎考叔及莊公則所

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

以永錫爾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

羹以起莊。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

公之孝。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

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不弛忘也。無所逃而待

其勞役而天心悅豫。馬則亦天之順也。無所逃而待

烹者申生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

事天者矢壽不二而修身以俟之。

故

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日讒毀而死。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

賤憂憾庸玉玉之成器琢之用力極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

憂戚所以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

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

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

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

得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真四體謂
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真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
心之本然也動
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非故也或者吝於
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
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自誣其心也或者謂出於
既憚改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
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
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
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
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
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
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唐子西

說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
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音睿利也墨次之
硯鈍徇困反不利也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
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
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
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
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
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
其然是以能永年

魏文貞公笏銘

孫旒

大中六年

唐宣宗時也

詔出文貞公笏

詔出文正公歸

其孫丞相暮

魏證五世孫名暮字申之宣宗朝暮登相位乃取其祖文正公笏以歸之

孫樵請銘其笏曰

時孫樵請為銘其笏以表其正直焉

靈豸薦角

麟豸神羊能分曲直之靈御史取其皮為冠以其觸私也謂靈豸之薦進其角亦以

能別曲直也 比干獻骨

比干高之忠臣以諫而死有骨存焉比干獻納其骨則忠臣之骨角

二者皆高言也 合以憤烈

合此二物憤激英烈在公為笏怒

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

西兵太華山之天者笏可一劍而裂破之

不可折柱天不反

柱亨昊之天而天不側是可以擊天柱也指日不食

昭之日而日不蝕

是日可以扶日象也 標儀條臆

標其儀矩則秉之必端條陳其胸臆之所言則

書於其上起梗開直

于以起發其梗槩 噫諫舌切切上磨

帝缺上可以磨帝王之益不逆不拂不為逆耳不為拂

笏則公笏為文正公之笏緊拱折列整折而就列

但能秉諍舌不發諍舌常結而膠榮領餼其榮位徒

凡領受鼎下偷上悞狼戾而悞諫上之人乃

非公之節凡此之人非如節孰為公笏則亦敦者可以為

明州新刻漏銘 王介甫

戊子王公時維戊子慶曆八年王德用始治于明德用始蒞治于

丁亥孟冬先是一年刻漏具成追謂屬人方追謂屬

縣之人時公為勤嗟汝子銘謂荆公曰嗟汝自古在

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器非久人亡政息其政謂何

弗棘弗遲弗棘謂不急而躁弗遲謂不緩而君子小

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齊國風謂東方未

倒之自公召之謂自人君之彼寧不勤被羣臣寧非

得罪于斯斯字元作時恐重上酌謂反以大厥荒懈

廢廢有人焉為荒亡為懈怠乃政之疵是又為政之

嗚呼有則謹哉維茲惟茲其中惟茲時而酌其中不

俾我後思使我後之臨政者

秦坑銘

司空表聖圖

秦術戾儒秦任法術而不任道厥民斯酷儒以道得

儒矣其民病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不復

其酷烈也

仇而天為儒祀而家秦滅其國之祀而儒家秦坑儒
 儒以復仇坑吾儒耶而儒坑秦者謂吾儒
 耶秦果能坑吾儒耶
 儒之能坑也而儒坑秦者謂吾儒
 坑秦也而儒坑秦者謂吾儒

文類

北山移文

齊時會稽人

孔德璋名稚

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北山後應
 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先生乃
 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
 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莫草堂之靈假山靈而言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芳潔干

青雲而直上上聲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

外芥千金而不眴。徒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表

之舜猶行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而脫疑也。

薪音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初今差。楚直

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

絲也翟墨翟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黑乍迴迹以心染。暗說或先貞而後黷。音獨何其謬哉。

嗚呼尚生不存。尚長仲氏既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

誰賞。世有周子。謂雋祖亮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

史。然而學道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

此顏闔之家與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怒曰所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

則亦不可得者也。習隱南郭。莊子南國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

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嵐許由。應上

字傲。去百世蔑音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

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

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

河而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朗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鶴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

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音塵容而走俗狀。塵上後

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音而下愴。下字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去聲至其紐音紐金章金章銅綰黑綬印也漢

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音甸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類入法筵久埋敲

扑誼音誼犯其慮反牒訴倥傯倥傯苦也窮困也不暇給也

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論

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廷

數魯恭拜中牟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

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翼主爵中尉更名左扶風

是為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

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
礪戶摧絕無與歸石迳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

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蘭蘭佩也

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謂慨遊

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

非林間之愧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首陽山也夷齊哥曰

乃周子之愧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

浪棹音上京雖情投於魏闕官門也或假步於山扁豈

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

躅厨玉反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

為汚乃騰宜扁袖幌掩雲關斂輕霧歲鳴湍截煎來

池而洗耳宜扁袖幌掩雲關斂輕霧歲鳴湍截煎來

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賸膽疊頽音怒

魄或飛柯音哥枝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

駕為君謝逋音客謂周顛也俗士逋客蓋

吊古戰場文

李華

形容戰場悽慘之情
溢於言意之表也

浩浩乎平沙如垠音銀負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音久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

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音福三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

聞夫齊魏徭音搖戍音庶荆韓召募音募廣求兵也萬里

奔走連年暴露暴蒲十日及言暴於日而宿於露中也沙草晨牧河水夜

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音益意不溢也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音妬無世無之古稱戎

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

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音似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子楚

重伐吳組甲三百破練三千注漆甲戌組文縛抱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

音簇木也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音博山川震眩聲折

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

堅冰在鬢鷲音至鳥休巢征馬踟躕音也躑音也繒音也粗者續音也

繁之者無溫隨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

以相剪屠徑截輜重重用反。軍裝什物雜用載之曰輜重橫攻士卒

都尉都尉軍門之官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

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子六反也兮生

死決降杭音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蒲下反沙礫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錫音鬼鬼結兮天沉

沉鬼神聚兮雲翼翼莫秋反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

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李牧趙良將用趙卒

大破林胡胡名開地千里遁鈍音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

上丹力痛敷音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音獫允北

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旋音飲去聲至策勲和樂洛音

且閑穆穆棣棣第音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

毒生靈萬里朱殷鳥閑反血變赤黑色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殷注朱血色久則殷

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平聲韻蒼蒼

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音舊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音淵憂惛惛音思貌或

始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音宜天地

為愁草木淒悲平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

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柰何守音

在四夷左傳全句



古文精粹卷之八

古文精粹卷之九

後集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為漢宣帝徵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第二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荷負也旃纒也被服也純綿纒也

帛也言夷狄服海服者則難論縉帛之麗密也羨蒸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蒸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蒸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

此二句謂賤不足言貴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繪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

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

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五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

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夫賢者國家

審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此上二句是

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

越砥斂其鐔干將劍名樸劍未理也先燒劍令熱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

也鐔刃也良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筆泛塵塗治鑄劍人也良水斷蛟龍犀革忽若筆掃於路塵

揮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筆掃於路塵如此

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者公輸削墨公輸古之雖崇

臺五層音茂百文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

臺上之所術刻更使明目者正經巧工者度墨雖高

賢臣之效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

行膏喘川上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

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人及至駕蓄

國則勞下人繁國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

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蓄膝乘旦王良韓哀古善御者

也轡縱騁音逞馳驚音務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者

沒過都越國蹶音句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音聊哉人馬相

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

者國家故服締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於六

習音狐貉涸音涸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楚亮何則有其

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

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音易海

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臣亦無憂也

區喻喜悅貌受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
謂用賢臣也

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固空之隆周

吐握以禮賢士故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能太平固固空虛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人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也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惘苦本反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尺音逐又

非其愆牽音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

自鬻音甯甯子飯上牛離同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

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羖皮
贖之甯戚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

遇之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閱其忠任職待行其術去卑辱與潔音而

升本朝離去聲蔬音躄音釋躄音而享膏粱言賢人既遇聖

以祿食故去卑辱出汗之事以升用於朝也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音士以上論人故世必

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

而致雲喻君之所以感召其臣蟋蟀侯秋吟蟋蟀出以陰喻賢人待

明君而後仕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音陶音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

變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琴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

亦未足以喻君臣之意也遞鍾琴名烏號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

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音德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

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

年何必偃仰屈信音申若彭祖虛噓呼吸如喬松眇
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上百年之壽喬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蓋信乎其
以寧也引援毛詩證結無有斷策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

子幸蜀唐明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靈州肅宗

立與篡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立則其年復兩

京長安上皇還音旋京師天子退位於戲前代帝王

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

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音逞兵毒亂國

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緊烟奚反睨音義側我皇匹馬北方獨立靈武在西北

一呼千麾音揮萬旗音同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

蕩攘群兇復音去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

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闕天開蠲音涓除妖灾瑞慶

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之後兇逆可羞

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之可存盛德之興山

高日昇萬福是膺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

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論浯溪之石可磨可

鑄刊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

劉伯倫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

荷鋒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

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音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

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法

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先生於是方捧嬰承糟啣
翻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盃漱醪奮髯踣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庭之聲孰視不見泰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
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音羸裸音之與
螟音蛉音零。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羸螟蛉彼小
也微小明蛉虫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至言見之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自著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與吝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
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

齊人清介之士

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
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音縷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
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
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
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
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
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

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蔣音侍更種也亦音時也若子其置也

若棄迂曰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

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所能碩而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其能蚤而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與蕃之

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音亦更也其培之也若不

過焉則不及焉其性不順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

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

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

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掃繰平而緒蚤織而縷音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饗殮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史記秦昭王四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生

者能為雞鳴於是
群雞皆鳴遂出關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

碑類

柳州孔子廟碑

柳子厚

此篇規模尤好謂聖人教化及於遠處所以為尤重初焉起句便有意味次論柳州之夷俗難化然後論唐德化所及又論聖化之所成然後申言先聖本意用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禱之以神設教之旨未

四句論禮典
尤不費辭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弁裳

西漢傳云西南夷皆椎結禹貢曰島夷卉服 攻劫鬪暴 俗不近王化好相

戾專以勇力相頌 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 至我唐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 分天下為十道

南道列置州郡大者為都督貢賦版籍著于令式 咸若采衛 皆與五服諸侯

相若 冠帶憲令 一變推髻弁裳之俗而為冠帶不為

進用文事 不為武勇之技術稍進用禮文 學者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

折旋辟乃辟明先生名無諾唯而起皆事師進退應對之儀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

此一節論聖化之及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選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唐憲宗朝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

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

法祭法也祭法已整齊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

官衣布乃合聚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禮贏餘

以為財集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此段論廟貌之新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群

吏日之吉度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元夷門

人猶感聖言今夫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邦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

炳然臨而象之乎此用居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惟夫子以神道

設教思惟夫子以神道之妙設為世教我今固敢知欽若茲教以寧

其神追惟堂誨追奠泚泗之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

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此段禱以神道設教之意申陳嚴祀

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此未兩句論典禮有碑尤不費辭

孔子廟碑

皮日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

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

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然天之氣運地之氣升以一寸之葭管先備知其氣

候如十二管以葭房實其中候十二月之氣測景以每氣應則灰為之飛則天地之廣可料也

尺圭 日月之運行若難測矣然周官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其十圭長一尺五寸而日月之短

長咸 可知馬則日 航大以一葦 謂淮河廣一葦航之

舟亦 可以橫 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 日月雖

遺微 四海不 大不能亡其險 江海雖大而舟楫可通是

以航 億哉 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

浸之所及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

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

道未可詮其有物 至若彼道家者流本尚虛無而夫

道家以無物為宗則未可言其有物矣而儒釋未可

道則全有物之天非道之无形者可擬矣

證其無生

意蓋謂釋家之法多以不墮輪回為功而夫子以儒道淑人則與生俱生者也彼釋

子以不生不滅為說則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未可驗其死生之應矣

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柳州羅池廟碑

韓退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鄙薄之也夷輕易之也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

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

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
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
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
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以男女質錢濟貧
猶今之雇僕妾者久
不得贖盡沒為隸則盡沒身為奴
婢使令之人也我侯之至案國之
故以傭除本以其傭雇之資而除其所質之本錢
猶今得其力役則不得復收本利也悉
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

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侯

嘗與其部下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

若等好也與汝等相好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

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

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

羅池其月景辰廟成景辰即丙辰也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李姓

名儀而醉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

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

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

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

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

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

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船有兩旗蓋廣南風俗也此喻柳侯有道齊時可作舟楫

有挺挺不凡之氣象也度中流兮風泊之方度中流風擊而泊之于岸以喻柳侯方

升內禁忽貶永州司馬又徙之柳州馬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

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頰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

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

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

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

無乾秔稌充羨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

自今考欽于世世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

詩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傳說

曰啟高為列星

莊太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

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

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

孟賁夏育失其

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四不字亦有

力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

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

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云貞觀

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道濟天下之溺公

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孟軻楊雄

相表裏障百川迎狂瀾所以拯濟人心之溺忠犯人

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

師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濤詔愈宣撫衆皆危

之愈至對廷濤力折其黨廷濤曰今欲廷濤河所

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之但朝廷

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
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
若亦則無事矣會元翼追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
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

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

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

山之雲愈有謂衡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感通出仰見突兀撐清空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

尤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

以尾擊之食如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昔曰惡溪有

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而不能弭皇甫
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鑄李逢吉之謗

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

且內移政來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

使愈與李紳交闊遂罷愈為兵部侍郎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

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

韓文潮州請置學校

今此州戶萬有餘無所從學且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

徒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川學以督生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

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
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主君
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
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
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
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音薰蒿悽愴若
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
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音決雲漢分天

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兔瓜牽牛為人性其比織女織女天

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

濁世掃糝音糠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於咸池

音手草木衣音意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

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滅沒倒景不得望服虔曰人

在日月之上視日月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

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余豈宜入禁宮乞以此骨付之水火表入帝人怒將抵以死裴慶

崔祥等力救解之

崔群等力救解之
乃貶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

英皇

山海經云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侶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侶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征三苗道死元湘之間葬蒼梧祝融

元驅海若藏

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皆海神

約東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央曰鈞天謂大鈞

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謳吟下招遣巫陽

慶四年獻宗為之感傷也嘔吟此詩招文公之魂

餐荔丹與蕉黃

文公羅池廟碑銘荔子丹乃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

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

麟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

廢

表忠觀廟碑

蘇子瞻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

熙寧乃神宗朝年號

資政殿大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

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

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始起鄉之民義兵也破走黃巢破大

巢兵使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再以八郡之民義征

劉漢宋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至董

昌以越州之地反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

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

州李景據福州仁佐破兼取其土地也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

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既破李景又迎周世宗之兵其後卒以

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為五代天下

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無得遺者而

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冶鑄於山取地產之實燕麥於

海取為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

獻相望於道其貢獻之使相望於道路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

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

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

南負其險阻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

劉氏劉崇改名旻有河東之地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

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于大宋請命願為屬吏視其去國如

去傳舍傳舍郵驛也吳越王視弃其國如過郵舍之易者也其有功於朝廷甚

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東漢竇融以河西諸郡之土地悉歸之漢光武光

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祖父墓塋祠以太宰今錢氏功

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

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

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

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

付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使主其事歲各度其徒一人

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

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終久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

降詔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

安吉州茗水出焉茗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於臨安郭

天目山地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屬舞到錢塘虛山勢

如龍之飛如鳳之舞萃于杭州迂齋云要說篤生故

從頭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

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月星為之不明强弩射潮挽强弩射浙江

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

越金券玉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

居包絡山川長嶺山川左江右湖左有長江右有西湖控引島蠻控制

海島峒蠻之國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其風采曄然也

玉帶毬馬以玉帶袴馬而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

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

忠厚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

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

於錢唯以勸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
刻文

辯類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

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

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

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吾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

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

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一段說難辨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

有不辜且何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為病要妖音

若難得倒處也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却而況以其戲乎若

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好吾意周公輔

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

失而為之辭好意思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警策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

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音闕者之事非周公所

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或曰封

唐叔史佚音逸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

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

諱辯

韓退之

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遠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池日舉進士

或諱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一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烏蒞草名詩音義之類是

也記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

一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蒞也偏謂二名不

言在不稱也孔子母名徵在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

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夫諱始於何時作

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周公

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孔子不

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

孔子不

論語卷之六

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名桓公

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曾參之父

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

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

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音治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

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澣音虎勢秉音丙飢音箕

也濟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惟宦音患宦音官妾音此

段蓋是不諱名事再用宦乃不敢言喻及撲以為觸

官官妾承上二段有力

犯

揚抑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子且

問

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

家之

與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

譏也

收意不衰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

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

去聲

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

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情以人反說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

警策則是

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古文精粹卷之九

古文精粹卷之十

後集

表類

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蜀都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

宮中宦官女子所出，府中大臣宰相所居。

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枕音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

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之主侍中尚書長史參軍郭

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也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

陽城西一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自建安十年三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

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受命

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瀘水出犍郡入海深入不毛不生草木也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奸凶以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繫魏群臣多以疑亮乃上表言云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常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已者也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曹烈王業不偏安。統則四

方無虞三分割據則禦守多難今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魏賊難破而欲據中原地大惟坐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

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

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

亮關中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兵法乘勞此進

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被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

之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士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坐大孫策乃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

巢素紹拒操於官度紹輜重萬餘在故危於祁連城西

國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幾敗北山

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

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

以大弩射之曹公軍殆死潼關曹操討焉超韓遂於

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潼關操將北渡與許

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然後

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

偽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四越巢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投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

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

章武五年北駐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閣芝丁

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喪謂死亡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夷稅曰實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乘率而用之實叟青羗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

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

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守住則有守成之勞，行則有戰

伐之費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勞費同也。而不及蚤圖之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

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

多歸之北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

先主據之乃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

十騎去。曹公大獲其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

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擢西

取巴蜀。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舉兵北征。北征曹魏。夏侯

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

盟。關羽毀敗。先主二十四年權稱歸蹉跌。稱歸今歸

失措也。同上。權既取荆州。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 李令伯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

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

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

其誠勞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

後廷漢

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榮榮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
牀蓐音肉臣侍湯藥未嘗廢離去聲逮奉聖朝及蜀亡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臣以供養無主必密就舉則祖母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會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東宮官稱職此
當直前祛導威儀猶言洗馬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謂死不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

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

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漢

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

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

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
 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
 言微志。庶劉儁倖卒保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妻病謂顆曰我死嫁此
 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而嫁
 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
 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從先人之治命
 余是以報耳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而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 鼎足立說 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

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

吾語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

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

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

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

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

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

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好極

原道

韓退之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

近云道與

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此四句總

結上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

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虛字去聲為仁

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道非吾

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論

老子道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

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

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

于彼必出于此謝云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

古人文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謝

章變化

入于揚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迂云此處說人

從異端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呂云

從異端病源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

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歲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

民有農民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何之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
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
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墓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
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
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
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
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呂云說佛老所
以不可行之意

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健而有力帝之與

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

太古之無事迂曰此是佛老之言是以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

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僖二十七年春祀桓公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其曰狄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

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

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
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
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
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
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

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

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此是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呂云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結得

似較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憫愷最言
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
為凡事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以自娛其志故

為之著論云

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

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

息四躰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

之音對躄畦音奚苑音遊戲平林灌清水追涼風釣游鯉

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名

上以祈安神洞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

之彷彿音拂音拏音謂音氣養性也在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故納新又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傳五絃之

琴操南風之詩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道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

其山在弘農也

函之固

擁雍

九州之地今京兆府州之

地

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雍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

衛公孫鞅相孝公變法封商號曰商君

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武昭襄。惠王、武王

昭王、襄王蒙故業，承孝公之霸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呂云：自取字至。諸侯恐

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子孟嘗，文田

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名歇魏有信陵，名忌此四君者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國名，後為魏所滅，今中山府也。之衆，關東連兵，曰從，關西

連兵於是一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越孫臏帶佗兒音倪良王廖音聊田忌廉頗趙

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

請伏。弱國入朝。施音異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周考王。卦弟桓公。於河南。是為西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天地四方。執敲擊交反也。朴以鞭笞天下。威

古文卷下 十四

振四海南取百粵

音之地以為桂林

今靜江府

象郡

今象州取

南粵土地分為二部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

且係其頸低頭任性

命於獄官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

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音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誰何言誰敢問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

名勝二世元年首亂天下豪傑

並起秦遂以亡

甕牖繩樞之子氓隸

音利僕也

之人而遷徙之徒

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

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江湖止於陶變姓名自謂陶朱公

貴累鉅萬魯人猗頓巨富故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躡足行五之間僥起阡陌

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嚮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反覆詰難在此一第

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

謂矛矜也

不銛

鐵音於鈞音鈞音戟音長鑿也為之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

九國時也兵器也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誠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音長絜大比權量力則

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秦以而朝同列六國皆同

秦于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嶠函為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諫臣論

韓退之

陽城字亢宗及進士第乃隱于中條山李泌薦諸朝德宗召為諫議大夫及受命無所建明昌黎作論以譏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入之道居於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陽城可謂能不變也其平生之素守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或在易蠱之上九云易蠱卦上九爻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王廟之臣匪躬之故不顧其身伊川

為身之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義名不同故曰所居

之時不而所蹈之德不同也出處有異故曰所蹈之

德不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居若蠱

卦上九之時是在無用之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若使居蹇卦六二之時是在王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

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

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政視

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

古文卷十 十一

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故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时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

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以
 為名者故雖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
 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矣入則諫其君出
 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
 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知朝廷有鯁論天子有不僭賞
 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

直言之諫官

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欲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子孔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

坐席不暖温又遊他國

墨突不得黔

音釘墨翟竈口不及黑即去

彼二聖一

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
 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
 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
 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
 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而
 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
 為直者而不喜攻發人之陰私以許為直者也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
 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
 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

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
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
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
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
不一真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
處之其所不能不疆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
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
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
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速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

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
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
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
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
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
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
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
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

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
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
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
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
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
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
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
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氏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
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
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氏之
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
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
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
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
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
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以明理之文而求任於當世不投時好如
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等
然君子之所守不
隨時而為之迁就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求也

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
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飽食祿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

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
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

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
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
文必使一世人不_好得無與操瑟瑟立齊門者比歟文
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
否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
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荊州書

李太白

韓朝宗玄宗時人為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贈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
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

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

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一登龍門則聲價

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門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

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

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借得十九

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曰遂聞

君將二十人借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

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

遂借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

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

於九鼎人皆以為上客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

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
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
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
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繼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
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
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
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
自薦之辭昔王子師
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羨
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

習祖黎所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
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倘急難有用敢效微驅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
猷音傳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
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
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
價於薛卞之門青萍結綠名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
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籍善勸韓公著書以闢佛老及
戒韓公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戒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去也其

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

導其所歸澆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

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憲之道

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

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

聲詭譎女交反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
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
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
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
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
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
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
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
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

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
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
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
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
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
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
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

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夫子之言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
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
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
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
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報燕惠王書

樂毅

樂毅本魏人燕昭王屈身下士毅臣事之昭王于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後惠王悔之使人語毅乃報以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

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謝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其才能

所任者思所以處置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考論其德行而與之內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故假魏

節以身得察於燕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

中使殺得廁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昭

不待謀於燕之父兄即舉殺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

卿○迂齋云殺緣此所以仕燕也

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功戰王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

於趙莫若欲謀之諸國且又淮北宋地淮之北其楚魏

之所欲也楚魏二國皆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

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

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齊國器用皆陳設於燕寧臺之上大

呂列于元英大呂列布於燕之宮元英官名故鼎反乎磨室燕之舊鼎復歸

于磨室薊丘之植燕國薊丘生植之物植於汶篁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

水之汶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

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

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

不毀故稱之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

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

政任事之臣脩法令謹庶孽有庶生孽子則謹而無忽施及乎萌

諱南諱小兒初習之時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闔閭王名

諫而楚王遠迹至郢上出至郢夫差弗是也闔閭

之子不以子胥之言為是賜之鴟夷浮之江子胥諫夫差不聽殺

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

不知退至於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

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

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去國不臣雖不

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
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上秦皇帝書

李斯

李斯楚人也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
諸侯而來者皆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
逐之斯乃上書始皇始悟
除逐客之令而復斯官

臣聞吏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昔者繆

公求士昔秦繆公西取田田余西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百里奚晉人入秦後迎蹇叔於宋厚幣迎

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邳豹公孫支皆晉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孝公用公孫鞅以變法鞅封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惠王信任張儀之策拔三川之地

張儀收韓宜陽降三川韓國界西并巴蜀張儀西伐蜀北收上郡北取上

南取漢中南并漢中包九夷并九夷之地制鄢郢制鄢郢二邑東

據成臯之險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初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以游說而散其

從使六國皆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昭王得魏人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疆公室杜私門強大公室

杜塞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郤客而不納疏

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求寶於隋和之璞垂明月

之珠珠取於江南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佩服楚國太阿之劍乘織離之

馬跨織南良馬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樹

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必須秦地之所出者才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

飭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宮

駿良馱驥不實外廐良馬不充實於馬廐之間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

傳璣之珥以傳璣綴於耳環也阿縞之衣齊國東阿縣為衣錦繡之

飾錦繡為綠飾不進於前已上數物非秦所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趙國之美女夫擊甕叩

缶彈箏拊髀夫擊水瓶叩瓦缶而歌呼嗚嗚快耳目

者真秦之聲也鳴嗚然而歌箏人觀鄭衛桑間鄭衛

之音桑間濮韶虞象武者韶虞舜樂象武周樂異國之樂也今

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取其快心意於吾前今取人則

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遂然則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足不入秦削迹不入秦國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所謂遺寇以兵甲資盜賊以糧食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物雖不

地而可寶玩者甚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讎

滅損百姓以資助仇國

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逐客以自虛其國外則結怨於諸侯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贊類

四皓贊

梁肅

張良傳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呂后謀張良計良謂太子誠能甲解
 安車迎以為客亦一助也及四人至從太
 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曰吾求公逃
 避我今何從吾子遊四人曰陛下輕士臣
 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故臣等來上
 曰煩調護太子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為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
 太子者四
 人之力也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

三皇之道巢父許由有道可
以佐之則其道為尤大者而

俯視帝者之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此隱

治已為小矣崆峒箕山之中者所以長揖而謝軒德宜輔王而偶生

霸世有盛德宜輔三王而偶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

漢世也此四皓所以久晦迹於山林而噫周道絕而

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東西南北四方

剖裂攘奪而矯偽兵不暇戢藏則四公軒軒然于時

紛紛擾擾如也軒軒高出于鴻飛于冥如鴻高飛於冥漢時也天下

戰塵之外大寶一人攸繫苟茂嫡崇庶苟如高祖私庶人之

子為惠帝者而崇尚庶子趙王則亂是用長則亂國

如意焉是天下之本搖動矣則亂國漸長也而公儂然俯定儲后儂者危羸偃儂權也處

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

人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易曰知幾其神

其知幾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

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秦失其鹿失其

鹿天下共逐喻秦豪傑並逐漢龍未與楚虎未

失天下猶失鹿也傑在野起並圖逐秦秦之失猶一鹿也並依賦曰

鳳伏竄兮喻賢人君子之隱也當是白雲深谷英英

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吾方

此心於大化澹泊無為禮物雖至高祖常以禮聘之

先生默而默先生不出惟彼貞石惟四公所守者確不

不之真氣

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太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
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王定國真贊

蘇子瞻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也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
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
不撓而老不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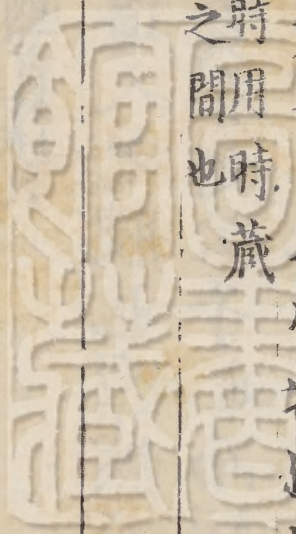
李端叔真贊

東坡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鬚髮之拳然
眉宇之淵然披腦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

然其無語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
 嗚呼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玉在璞而未琢成其器則其天
 者全及其既琢而成器則天者為人所役矣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
 乎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其利澤及人者也天澤之全不可私矣抑將游戲此世
 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困則為人所役歲則無益於人端叔之為人將游戲焉世
 不抱不滯而時用時藏間出於兩者之間也

古文精粹卷之十終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 023997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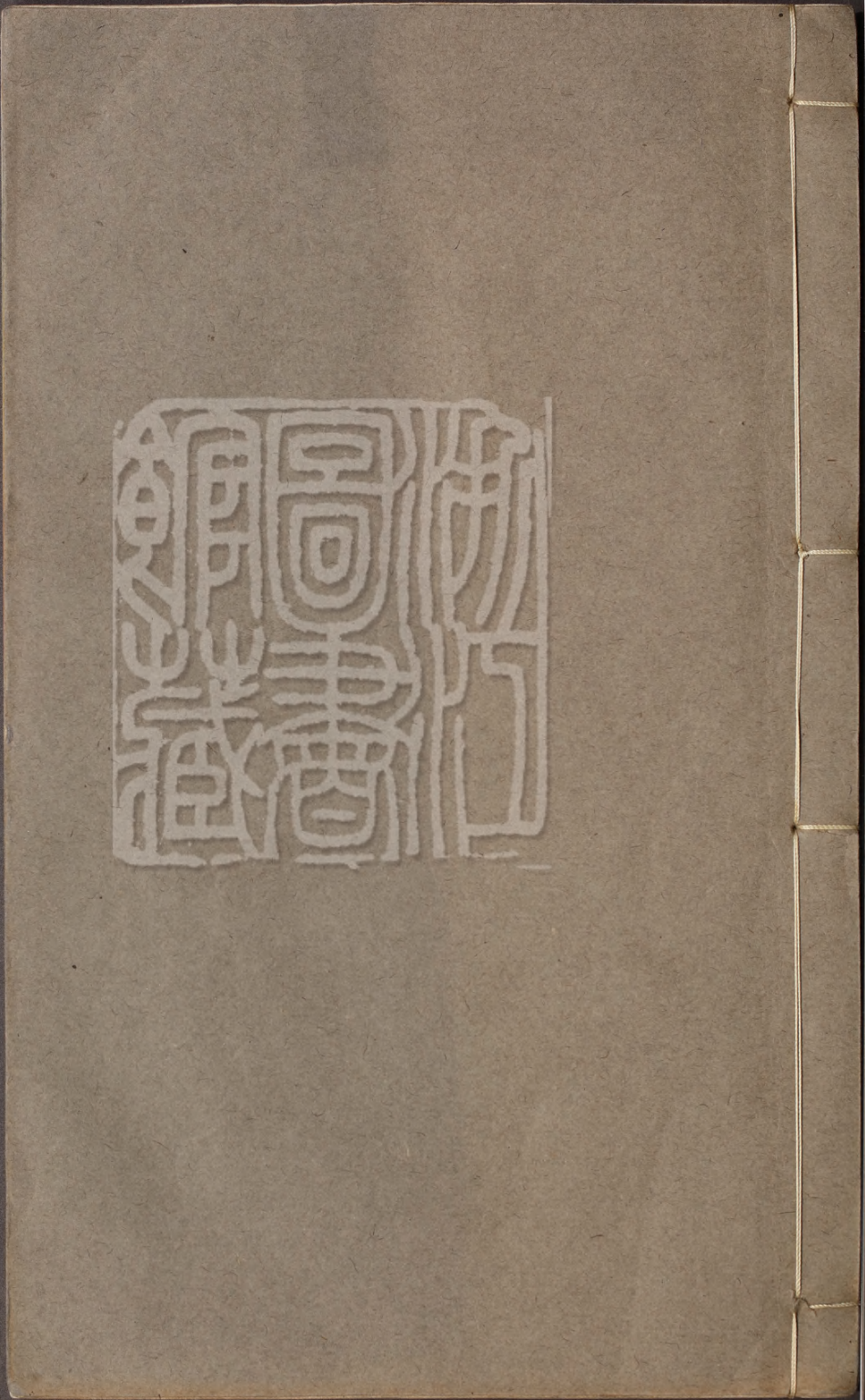
八〇號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Inches



上海圖書館藏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